

散文 佳作 黃紹華

個人簡介：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五年級

臺北人，1999年生，醫學生。

曾獲楓林文學獎醫療小說組首獎、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入選。

破水

賃居臺北，二十三年有餘。

最初，是在赤峰街一帶。輾轉在附近搬家六次，家人總說覓到了更新而便宜的居所。幼時樂此不疲，除了變化的電話與地址有些難記。

記憶裡的赤峰街寧靜。有別於如今文青薈萃，也稱不上庸俗。巷弄有股停滯的頹喪氣質：蒼老的住民、不經維護的住房、路面的濃痰。坐在騎樓的長者靜止，如見證鄰里與自身衰亡。這種氣質毫無流動性，也不再長出新芽，讓我相信，住民應該都在靜待著一種必然的死亡結局。

每次搬家，所需莫過於視聽叩觸。須凝視那霉斑象徵漏水，或新粉刷痕跡隱藏得妙不可言，就算不是頂加；須細聽那流水和隔間木板共振，薄紗似的隔音，將蠶食睡眠品質；須用最敏銳的手，通常是慣用手食指的第一指節，輕敲牆面聆聽，撫過愛人般感受壁癌病灶與蟲蛀。至此，叩觸結束，勿忘關上廁所門待一會兒，墊腳聞那管道間是否飄出通風時無法察覺的臭味。尤其頂加，附有外加管道間，常有全棟從單戶管道排風，是凝聚社區馥郁精華。最後，在入住後要換新所有插座。國際牌的。

凝固的時間持續十年，我沒有等到必然的結局。除了衰敗以外，最有印象的是過快的行人速度，在那停滯的街區裡格格不入。南部人稱之為臺北步調。所謂南部，又是指北市以外，包含基隆等。小學時，只覺得是腿不夠長，所以走路很慢。身為被放慢的行者，看到的活體都呈現加速。而能和我等速的只有垃圾車。垃圾車總在超越我後停下，等我緩步追過，再帶著惡臭發動引擎跟上。

當時想，這垃圾車若一直開下去，會慢慢穿越市界，抵達南國嗎？後來才知道，這車連臺北縣都無法到達。也就是說，憑著這樣的速度，終究只能是循環在繁複的日常巷弄裡。

還記得大學時，曾學習評估人的行動能力。那是項原地站起、繞行數公尺，再坐下的測試。無法十秒走完，我們就視為輕度活動障礙，可能是退化的一種表現。

青春期，搬到西區，接近迪化街、天馬茶房與河。

其實還是要跨過堤防才會看到河，日常不聞水聲河臭。那時，百無聊賴地看著河面是一種消遣。很長時間都在冷眼望著，想像河的對岸有多殘破落後，覺得自己該是相對快樂的；一邊聽著藍調，因為剛開始彈吉他，搖滾總從藍調學起。

由於家裡不過年，迪化街，反而在春節後毫無人氣時，才值得漫步。散落垃圾的街區骯髒，像待清創的瘡口。我總會用力聞上幾口寂寥的氣味，是毫無氣味的。

同樣能望其形體而不聞其臭的，是當時三樓房間窗外的垃圾堆。垃圾倚著舊衣回收箱，底部出汁，清潔隊一週清一次。它們是少數留於我記憶中的物件。很多凌晨，賴坐床沿半夢半醒時，看見巷口便利商店的燈光照耀它們，狹巷裡凝結的空氣被漫射得渾厚、妖豔。光影聒噪，尤其那不知名汁液閃爍喧囂，就像是活的。

花樣年華裡有很多明確的問題。健康的、經濟的、家庭的，尋常如任何人的。伴隨激素失調，每隔幾個月就會尋常地覺得一切爛透了。某些早晨獨處，本該作為一天的美好前戲，卻只是躺著不動，讓眼底映著紗窗飛進的漫天塵絮。寧靜裡，就這樣聽著鄰房傳來時有時無的物體撞擊、插頭插拔聲。很難弄懂鄰房出了什麼問題，並也瞧不起著，就像瞧不起我所不懂的自身問題。

總之，尋常如月經來潮的某天，那個垃圾堆消失了。

「我這樣丟十幾年了耶。」被開罰上千元的老人強辯。他的腳踏車方才滑過紅燈，甩出一袋垃圾。警察沒有取締闖紅燈，也沒取締其他數袋早已存在的垃圾。

罰鍰事件後，垃圾堆死了。同樣那幾天，房東跟父母說想把房子賣掉，然後，讓陸續幾組買家來看房。當時在想，他們看的是待處理的垃圾嗎？或是如罰鍰事件般的詼諧戲劇？這之中，我又是什麼？是等待機械降神的頹喪主角，還是蓬頭垢面的反派？

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，會有個更棒的住處。父母表示。

正值冬日，夕陽早洩。我曾癡狂地祈求日出日落能有點改變，別再如陰謀一樣無聲重複。在難得能熟睡的夜裡，夢是枯竭的，即使有液態痕跡也毫無生氣可言。多數晨間，黏膜乾燥，嘴乾涸而雙眼水腫。有限如殘燭的認知能力，促使我不斷喝水，接著，把好多感官過誤的、浮腫不定的概念強加入思想，卻難以留下理性可解讀的文字記錄。就好像自身有什麼重大醜聞，正在避開記載，華麗突進。

後來一天回家，看見母親坐在水窪中。準確而言，廚房裡漏水了，本該排進水槽下的黃濁水漫出且輕柔無聲。母親坐在凳上，面無表情地看著。

「漏水了。」母親說，說水看起來很冰，水電工維修報價數千。

那時生活要錢，手術要錢，找新租屋處要錢，甚至人人該參加的畢業旅行也要錢。但不去畢旅也堵不上漏水。我喘起來，緊張地跑進房間並拉開紗窗。那巷口的垃圾堆竟在不知何時已經復活，長回原本的大小。可能是因為一直躺著而沒有發現。

太好了，一樣髒。我心想。

後來只是隨便加壓止水，在水槽底下用管子引流到更遠的排孔。而導師私下跟我說，學校有給每班兩個補助名額。然後才發現，原來還有人願意關心我的處境；才發現，即使在明星高中，還是有群人需要被幫助。

本來覺得，再怎麼不濟也就如此。但那個冬天結束在一陣磁磚爆炸聲裡。

可能寒流強勁，或磁磚預留接縫不足，橫跨客廳的十幾片大磁磚瞬間隆起碎裂，像造山，聲響貫穿整個深夜。隔幾天，我們驚醒似地草草搬家。一個事實妊娠於認知裡：搬家，並不是我一直以為的如此，不會總是光鮮、總是快樂的。即便如此，卻沒想過要離開這座城市。

重考支後，自己在吳興街租了一間頂加。與過去租的地方相似，但單坪租金又貴上一截。像北漂青年，只差在絕命之際沒有能真正回去的家。無關生死相隔或政治動盪，就只是沒有而已。

那段時間歲月靜好，如胎兒沉睡，除了廁所管道間會飄出胎盤般腥味。入住時，我把房中的防水、粉刷做了一輪。房東讚嘆，索性付了所有耗材費用，讓我也換新紗窗和插座。松下電器的。

偶爾和伴侶躺在那三坪不到的房裡，總是安逸地晃動著腦袋，好像終於把紛擾暫時放下了。從出生開始，時間就是紛擾而模糊的。鮮明的斷點是搬家、情緒與困境，而非年份與節慶。那些模糊被藏在床底，在睡意稍淺時才被翻攪、盤算，且依然難以看穿。

同時，性與性背後的動機也難以看穿，而柔軟。總感覺，性是一場精巧而狹窄的舞蹈，每個靈活的指節，耳前、耳後的氣味，親吻的口感，每次慵懶的翻身，每種有些缺陷的默契，以及麻痺神經的擁抱，還原出了花費二十餘年遺失的本能。抽搐，於頸、胸、髖、鼠蹊之間。接著，時間又模糊了。

這些脆弱的安定，最終被一場持續數星期的雨化掉。

房間天花板破水了，毫無掙扎。還算透明的水，一滴滴優雅地墜落房內中央。水聲擊打鼓膜，導致全身肌肉不自主收縮。其餘只剩寧靜，如剖腹產時刀片劃破羊膜那樣寧靜，如母親望著水窪那樣寧靜，如失眠那樣寧靜。在床上，被淹沒的同時，我輕

撫伴侶的陰毛，一邊告訴他暫時不能再來了。總覺得，自己是城市裡可有可無的物件，被反鎖在充滿濕氣的時間中。

受困於老舊城市，我再次失去所有液體性。但窮而破敗的不是城市，而是我。去過三重，發現對岸不過如此；偶回赤峰街，發現已剩下繁華；甚至，一次路過舊巷，才發現那舊衣回收箱與垃圾堆已經消失了。這些改變，絕不能用進步來形容，就只是變了。我以為將死的那群居民肯定沒有死，但他們連同那出汁的垃圾堆去了哪裡呢？

離開吳興街前幾天，我在一座浮島上醒來。

水開始從隔間下緣漫進入房中，幾乎浸濕床以外的所有物品。因為處境實在太具詩意而浪漫，我盤坐在床上狂笑了不知多久，由衷感到非常快樂。再來，如演員工作般打給房東，並猜中劇本台詞：不好意思喔，要做防水工程，可能不方便讓你續住。

暫時回到家人租屋處時，看見一間房中擺了水桶接漏水。似乎也是那場雨造成的，幾分鐘才滲出一滴，顯得有餘裕多了。那是老公寓頂樓，但非頂加。

「我看見，笑容可掬的市民朋友皺紋漸多，佝僂地扶著有裂縫、漏水的牆，走上公寓樓梯。」電視裡的候選人說。

「哈哈，這就是在講我們欸！」母親大笑。父親在一旁微笑。而我有些訝異。

他們已不執著於表現出從容自信，像是與我有相同境遇的兩名陌生人，無獨有偶，和我遭遇的荒謬劇情呼應。如藍調，即便兩個樂句走在相異和弦上，也擁有類似聲響和動機。

我腦中的各式各樣液體好像變得輕盈、流動了起來，流過床底、流過巷口，帶有淡淡的藍色。然後，我開始能隨時笑出聲來。

「成長一旦到了盡頭，開始失智，這些嬰兒具有的原始反射行為就會再次出現。躁動哭鬧，抓握尋乳。」新生兒病房的老師曾說。那手掌大的嬰兒，露出困惑的眼神。暗棕的虹膜佔據整個眼部，幾乎看不見眼白。

現在，賃居麟光。麒麟之光，因二殯和公墓而也有鬼火一說。很清幽。有垃圾堆和濃痰，沒有河流。平日往返職場與租屋處，週末從租屋處到租屋處。通勤時不聽藍調了，只看山景。有多清幽呢？捷運站玻璃帷幕被貼滿了霧面貼紙，防止鳥擊。

剛搬抵那幾天，常聽到有候選人在掃街謝票，說會好好服務鄉里。我不知道他們能服務我什麼，主要是戶籍不在這。就算在好了，要無恥地向這個城市要求什麼，才會符合權利，不顯得不合時宜呢？

出生至今，回憶全蕙在這不屬於我的城市裡。痛苦跟自我都根植於此。

擁擠填塞，躊躇不前。即便如此黏滯，卻無容身之處。長大成熟後，我依然跟不上那步調，依然在寫錯地址。尋覓住處，是尋找更貴更舊的。當城市更加老去，靜態皺紋漸多，我又會在哪裡？認知所能企及的，只有跟著城市邁向衰亡，而我可能更先走一步。認知外的奢望，或許是逃離這發霉且吃人的城市，散步在郊外，不為了生存過度思考。

也許城市不屬於任何人，也許一切真的會往好的方向趨近。

現住處的一些清晨，微光和煦，群鳥從山區鳴叫飛出，宛若通勤。很多午後，伴侶會熟睡在那舊床墊上，安穩如初生嬰孩。

嬰孩們並非沒有生存障礙，只是這些障礙不被情緒、記憶之類的元素，病態地放大。而嘴含著租約出生的臺北租屋族，肯定還會遇到各種臺北問題。它們可能劇情合理、尋常得可以表現在任何人身上，但我將不得而知。這些問題會一直重新著床、蘊育，永遠不能，也不需被解決。

所熟知的市界很狹小，而且也是我的全部了。

我只會繼續賃居，等待下次破水。

評語

王鈺婷老師：

散文書寫極易辨識出作者個人文體書寫的風格，成就文體即風格的特色。本文文筆獨特，文體中輔以新詞的自鑄，如「每次搬家，所需莫過於視聽叩觸」，十分傳神，並融合感官書寫，令人耳目一新。〈破水〉書寫主題為作者在台北租屋的日記，十分貼近時下年輕人的心靈世界，傳達出對於愛情、生活的茫然與無奈，亦有台北都會生活的遷徙圖景，具有空間感，建議文中有幾處略為隱晦，可以略加修改使文意更加明朗。